

“八幡君，能帮我开个门吗。有点忙不开。”

“好~。”
现在是傍晚，感觉不像是有人会来拜访的时间点。实话实说，我在大学里并没有能够好到透露这个住址的朋友，所以，即便有人来拜访，多半是找她的。
我姑且从猫眼里确认一下，看了看门外。一个熟悉的身影伫立在门外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身着正装，是那位县议员！喂喂喂，这是恐怖片吧？

“雪之下先生？”我慌张打开门，急促地打了招呼。这位大人来都不提前说一声的吗？

“好久不见，比企谷八幡。”

他笑了，不，我感觉他没在笑，作出虚假的笑容后，随即又变回紧绷的状态。

“雪乃不在吗？”这是质问，翻译一下：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把我女儿藏哪里了？

“她在厨房准备晚餐。”

“能进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如果您时间允许，一起吃晚餐吧。”

明明这个人都准备脱鞋进来了，为什么还要问这个多余的问题。话说，谁敢回答“不可以”

啊。

我们进门后，雪乃往客厅望了一眼。

“父亲？”

“雪乃，好久不见啊。”他阴沉的脸突然绽放出愉悦的笑容，也是呢，毕竟见到女儿了。

“您怎么突然来了？一个人？”

雪乃停下手里的事情，走了出来。

“嗯，我在这里办完事情顺道来看你。”

“我没事的。”她苦笑看着雪之下先生。

“我来这里的事情，要保密。”

虽然嘴上说来这里要保密，但是语气完全不搭，类似大言不惭，既是县议员又是丈夫真是不容易啊。

“啊，妈妈原来不知道吗。”

雪乃苦恼地揉了揉太阳穴。

“你应该不会告诉她吧？”雪之下先生的笑容出现了一丝苦涩。

“爸爸下次来还请提前告知一声，再说了，万一我们出门了呢。”

雪乃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“爸爸，让八幡君招待你吧。厨房里还有事要做。您吃过了吗？”

“没事，你去忙吧。我吃过了哦。”

“嗯，那就好。”

雪乃转身进入厨房，而我直接往冰箱走去。

“雪之下先生，想喝什么呢？”

“比企谷，选橙汁吧。晚上还有事情要做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议员先生，如果您要酒的话，这里也没有哦。不过这个人还真是有分寸啊，和那个人相比的话。

我放下橙汁后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虽说见过雪之下先生几次，但不知道该和她聊什么。

一个未曾工作的人和一个进入社会多年的人恐怕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想必两个人都清楚，刻意的话也无需多说，所以，此刻的氛围并不算太尴尬。

雪之下先生啜饮了一下，看向了我。

“比企谷，你应该没有吸烟吧？”

“嗯，没有。”

“那就碰都不要碰！对自己不好，对家人也不好。”雪之下先生严厉瞪了我一眼。

“那个……我不感兴趣。”

喂喂喂，不要突然调高音量啊，着实对心脏不好。为什么我明明什么都没做还要被这样说教批评？话说回来，雪之下先生的话客观上一点也没错。学生时代也经常有人觉得吸烟能让自己看起来成熟，以至于去尝试。恕我直言，这种想法真是不能再蠢了。世界上百害无一利的东西很多，烟，恐怕是其中一种。

“以防万一，姑且提醒你一下。”

我大概懂了，雪之下先生过去应该也有伪成熟时候。看来，同年龄段我还是比较成熟的。

“……”

雪之下先生悄悄往厨房看了一眼，看见雪乃仍在忙碌，轻轻松了一口气。随后，他往我这里靠近了些。

“比企谷，毕业后的事情有方向了吗。”

他压低了音量，眼神直直盯着我。

“谈不上方向，不过工作的事情，我会陪在她左右的。”

雪乃打算毕业后慢慢接手他的工作，这应该是很早之前决定好的，我不明白背着雪乃讨论意义何在。

雪之下先生突然有些烦躁了起来，小小锤了自己的膝盖，恼怒地看着我。

“你这家伙，不是说这件事。结婚！是结婚！”

即便这么激动，却也没让厨房里的那个人察觉我们的动静。

“.....那个，还没商量过。”

诶？这是要这么早商量的事情吗？

雪之下先生克制情绪，平静了下来，却也依然严肃。

“我和她妈妈不会要求入赘的，所以让雪乃嫁过去吧。”

诶？

“这是雪乃自己的想法。作为父母，我没意见。”

“可是.....”

“放心吧，这样接手雪之下家的产业也是没有问题的，我相信她。我也希望能相信你，守护好她，守护雪之下家的一切。”

鼻腔里涌起一阵酸意，转头看了一眼她的背影。

“谢谢，雪之下先生。”

“差不多了，秘书开车到楼下了。”

雪之下先生利落的起身，走进厨房。

“雪乃，我得走了。”

“诶？您才坐了十五分钟吧？”

“抱歉，本来就是来看看你。还有事情得做。”

“我送送您吧。”

“麻烦了。”雪之下先生带着歉意朝我和雪乃笑了笑。

静静盯着电梯的数字慢慢变小，雪之下先生突然伸出手臂直接锁在我的脖子上，

“臭小子，以后麻烦的事情很多，你得给我负责到底。听到没有？”

“.....好.....喘.....不上.....气.....”

雪之下先生松开了我的脖子，一改向来的严肃，苦涩温和地笑着，

“这副工作模样，你以后也会有的。比企谷，现在不是作为议员，也不是作为社长，而是作为父亲。”

我想，在他守护那三个***子里，可能有零点一分的苦涩，但一定有九点九分的幸福。雪乃这样坚强的性格也许源于雪之下先生。

雪之下先生的车子逐渐远去，内心逐渐明朗了起来。我可能以后也会变成那副模样，努力适应着新的角色，努力地和工作周旋，努力地爱着谁。

我抬头仰望她在的那一楼层，嘴角禁不住上扬。

“求婚吗？怎么求啊？”

虽然很麻烦，但是，并不坏。

